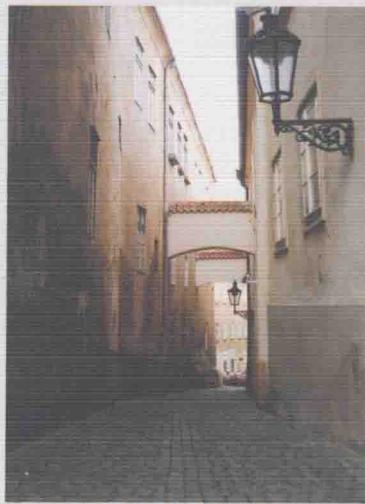


李传江◎著

边际文化影响下的 海州叙事文学



边际文化影响下的 海州叙事文学

李传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际文化影响下的海州叙事文学 / 李传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 - 7 - 5161 - 4630 - 9

I. ①边… II. ①李… III. ①古典文学 - 叙事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②区 (城市) - 地方文化 - 文化研究 -
连云港市 IV. ①I206.2②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728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李楠

责任印制 李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感谢江苏省教育厅高校“青蓝工程”科研基金的资助

序 言

传江的博士论文《边际文化影响下的海州叙事文学》马上就要出版了。作为导师，见证了此篇论文从选题、酝酿、构思、写作、反复修改直至定稿的整个过程，最了解传江在此过程投入的精力与付出的心血。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俩在茶舍外面头碰头地、字斟句酌地讨论论文的场景；也清楚地记得，论文预答辩后，传江向我汇报会上老师们提出的质疑，我俩一起商讨这些质疑是否成立、是否应该在论文中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时他正发着烧，人显得分外憔悴。因此，当传江在电话中告知论文出版这一消息时，不禁为他感到欣慰：当初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传江对宗教、神话、志怪等具有神秘性的事物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兴趣。写作硕士论文时，他选择的题目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蛇文化》，在这篇论文中，初步显示出他思维敏锐、知识面较广这一特点。在我看来，海州的文化传统中有着很浓郁的神秘性的气质，同时又有对神圣性的强烈追求，这种文化基因一方面反映在自古以来海州地区高度活跃的宗教活动中，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当地的民间故事里。传江是海州本地人，对海州有着很深的感情，也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当他选择海州古代的叙事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时，我是非常赞成的。我觉得，传江的知识、兴趣、气质、能力最适合做这样一个选题。

不过，即便是对海州非常熟悉的本地人，要对海州文化的特点作准确的提炼和定位，依然是颇费思量的。在此之前，学术界的前辈们对海州文化的归属曾经有过大量的论述，但意见并不统一，有的视其为齐鲁文化的一部分，有的认为属于海岱文化，有的则认为属于东夷文化。传江对相关的论述曾一一仔细阅读并认真思考， he 觉得上述这些观点都无

法归纳出海州文化的特点与地位。

大概是在论文写作进入到第二稿的时候，传江开始引入一个重要的概念——边际文化区——来阐释海州文化。所谓边际文化区，亦即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交界区。海州文化的边际性特征可以概括为：北部，它位于齐鲁文化和楚、吴越文化的交界；西部，它是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交界；而东部，则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界。这种多缘交界的边际特点非常罕见，由此形成了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由此造成了海州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

除了多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之外，边际文化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边缘性。所谓边缘，亦即远离中心。远离中心的结果，从政治上看，是弱势的、无权的；从经济上看，是落后的、不发达的；在思想领域为“一般知识和思想”占主导；而在文化领域则是俗文化居主要地位。传江认为：由于边远的地理区域位置及弱势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海州文化有着边缘性特征，因此，考察海州文化，必须将重点放在“一般知识和思想”指导下的俗文化上。

我至今还能记得看到这一稿时的感觉，那就是眼前一亮，舒了一口气，觉得这篇论文能够站得住脚了。当我现在重新阅读这部书稿，我依然觉得，将海州界定为边际文化区，是传江对海州文化研究的一大贡献。

正是基于对海州文化有这样的认知与定位，传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海州地区的宗教活动与民间故事上。从传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海州地区盛行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从原始崇拜到方仙道再到佛教信仰；流传着诸多的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比如东海孝妇、虎皮井和舀海故事，这些故事流播各地，发生着全国性的影响；而海州那神秘的文化氛围、独特的地理位置、神奇壮美的山海景观则触发了文人的丰富想象，从而创作出流传千古的文学名著，比如《西游记》、《镜花缘》。

在做相关研究时，传江对材料做了穷尽式的查找，追根溯源，条贯梳理，补充、丰富了前人的研究，有的甚至填补了前人研究的空白。比如，东海孝妇是元杂剧《窦娥冤》的故事原型，前人对这一故事有过

较为充分的研究，传江则详尽地搜集了海州地方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指出东海孝妇所发的三个誓愿实与海州地区曾经出现过的灾异气候与奇特天象有关，而当地普遍盛行的对孝妇的祭祀其目的之一在于祈雨，希望孝妇能够保佑百姓使风调雨顺。又比如，舀海故事渊源于佛教文献中的“抒海”寓言，由于元杂剧《张生煮海》而广为人知。但海州地区的“高姑舀海”故事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它是和孝女故事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类型。以上这些观点，都是在充分详尽地考察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我觉得很有说服力。

传江做学问有很多优点，头脑灵活，笔头很快，写作非常勤奋。但就这篇论文而言，我觉得尚有不足的地方。可能是由于师承的关系，传江比较注重文献材料，而对田野调查、民间流传的口头材料重视不够，这使得他作为本土研究者的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不过，现在这本专著只是传江学术生涯中的阶段性成果，如果持之以恒，假以时日，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王 青

2013年9月10日于仙林茶苑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海州地域文化特征及原始宗教信仰	(6)
第一节 文化特征	(6)
一 多元文化交界——边际性特征	(7)
二 一般知识占主导——边缘性特征	(9)
第二节 原始宗教信仰	(11)
一 大地母神崇拜	(12)
二 天体崇拜	(14)
三 灵魂崇拜	(17)
第二章 民间道教与海州	(20)
第一节 方仙道信仰在海州的盛行及《太平经》的产生	(21)
一 战国以前“长生不死”观念对方仙道思想形成的影响	(21)
二 战国时期方仙道形成的背景	(22)
三 秦汉时期方仙道的兴盛	(25)
四 《太平经》在海州的产生	(26)
第二节 海州地域的道教活动	(29)
一 秦汉以来的道教活动	(29)
二 明清时期的道教活动	(48)
第三节 海州地域的仙道类故事	(54)
一 长生类故事	(54)
二 方术类故事	(68)
第三章 民俗佛教与海州	(77)
第一节 佛教传入海州	(77)

一 佛教从海路传入	(78)
二 海州佛教特点	(81)
第二节 海州地域的佛教活动	(85)
一 东汉时期的佛教活动	(85)
二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活动	(93)
三 唐宋以来的佛教活动	(94)
第三节 海州地域的佛教故事	(103)
一 因果报应类故事	(103)
二 轮回转世类故事	(111)
三 方术类故事	(115)
四 其他普通宣佛类故事	(120)
第四章 海州民间传说	(129)
第一节 东海孝妇故事在海州的流传演变	(130)
一 海州“孝妇”事的相关记载	(130)
二 从“庶女叫天”到“东海孝妇”	(134)
三 从汉至元的有关记载看“东海孝妇”故事的流播	(136)
四 海州孝妇冢祠与郯城孝妇冢祠辨	(141)
五 孝妇故事中天之异象与海州民间传说	(144)
第二节 虎皮井故事考	(149)
一 关于海州地域人虎互化故事出现的时间问题	(151)
二 虎皮井故事的形成基础	(153)
三 唐代虎皮井故事的兴盛	(155)
四 虎皮井故事的类型学价值	(158)
五 海州虎皮井故事的民俗学价值	(162)
第三节 翱海故事考	(166)
一 翱海故事的产生	(167)
二 翱海故事对佛教“抒海求宝”故事的情节继承	(170)
三 高姑翱海与张生煮海的比较	(173)
四 翱海故事的价值	(176)
第五章 海州文化对明清文人小说创作的影响	(179)
第一节 《西游记》与海州	(179)

一 吴承恩与海州	(180)
二 唐僧与海州	(182)
三 海州云台山与小说《西游记》中的花果山	(187)
四 海州地域娲遗石、无支祁传说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	(189)
五 小说《西游记》中的海州生活习俗	(192)
六 海州地域宗教特点与《西游记》的宗教观	(194)
第二节 《镜花缘》与海州	(196)
一 李汝珍的海州情结	(196)
二 海州独特的山海环境与小说中的海外仙境	(198)
三 海州板浦的盐业生产生活方式与儒商文化	(202)
四 海州社会俗弊与小说揭示的社会不良风气	(207)
结束语	(212)
附录 海上丝绸之路及佛教传入说疏证	(214)
附表	(230)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50)

绪 论

海州是我国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万年前的原始文化活动遗址，大量有关早期人类的创世神话、自然神话、英雄神话等在这里广泛流传。并且，作为秦东门的海州地域，还受到秦始皇求仙活动的影响，方仙道活动频繁，而曲阳乡又是《太平经》的发源地，早期太平道活动在这里依稀可见。此外，海州地域还保留着比敦煌石窟早 200 多年的孔望山佛教石刻艺术，这是我国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的实物证据之一。

自《尚书》、《山海经》至明清小说如《西游记》、《镜花缘》，甚至诸如《史记》、《汉书》等史传著作对海州地域的宗教、神话传说多有涉及。究其原因，这与海州地域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它地处中国版图的脐部，位于长江、黄河两大三角洲的结合处，又是北海、东海的交汇点，春秋战国时期曾先后属鲁、齐、吴、越、楚等国。因而海州地域文化在融合了中国北部、南部、中部以及东部沿海地区文化共性的同时，也接受了许多外来文明，形成了具有海州地方特色的文化个性：即长期以来在渔猎经济、农耕经济以及盐业经济的影响下，巫风盛行，民间道教、民俗佛教普遍，俗文化居主要地位。

就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而言，对含有多个文化区域的江苏区域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研究偏重于苏南地区，对苏北地区尤其是像海州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文化研究此前多有忽略，除了考古学发掘研究报告等单篇论文以外，在一些专著中大多学者仅把海州地域文化纳入“齐鲁文化”或“淮楚文化”范畴加以简单陈述，稍显单薄，不够深入。而此前的一些地方文化学者在研究海州文化的时候也往往着眼于近古时期，对中古及之前即已在民众中广为盛行的宗教活动及

志怪故事、神话传说等关注不够，而这些正是后来海州文学的创作之源。要理解明清以来海州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就必须从远古、中古时期这一地区的宗教活动与志怪故事、神话传说等入手。笔者选择这一课题，就是致力于挖掘海州这个独特地理区域的文化内涵，希望能作为苏北地区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石，为苏北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做出贡献。

对于海州地域文化的研究，此前主要是山东、江苏等区域文化的研究学者在相关著作中少有提及，且对其文化归属问题观点不一。持“齐鲁文化”观点的有：高广仁《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王赛时《山东海疆文化研究》、曲金良《海洋文化与社会》、逢振镐《山东古国与姓氏》等，另外彭年、方牧、陈智勇等人在有关海洋文化研究的论文中也曾提到过海州^①。北京师范大学张紫晨教授在《海州民俗志》序言中说：“连云港实为吴楚齐鲁文化的集聚区，同时又保有齐鲁文化的根基，属于北方南端的文化圈……海州有其传统文化特色，表现出我国北方民俗文化的典型性，而且对齐鲁以北的广大地区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河北、东北以及河南东部，可以说大体上都属于这个民俗文化圈的范畴，在沿海一线，直到长江以北的地区，在民俗文化特征上也不能完全与它分开。”^②也有学者认为海州文化应该叫“海岱文化”较为合适^③，更多的江苏文化学者将其纳入“淮楚文化”范畴，如陈书禄主编的《江苏

^① 参见彭年《南越族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先驱》，《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方牧《〈山海经〉与海洋文化》，《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陈智勇《试论夏商时期的海洋文化》，《殷都学刊》2002年第4期。关于滨海地区的宗教神话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陈寅恪曾有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收录《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一文，从滨海地区一些世代大家族对道教的传播作用角度来谈地域对天师道的影响。

^② 张紫晨：《海州民俗志·序》，载刘兆元《海州民俗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③ 见栾丰实《东夷考古》：“从对高广仁、邵望平《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的理解来看，海岱文化区‘系指运河以东的山东和江苏北部地区……’但其范围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变化的。具体地说，时代越早，范围越窄。北辛文化时期，主要分布在泰山南北两侧；大汶口文化早期，扩至山东全省和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扩展到皖北和豫东。”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文化概观》^①、王长俊主编的《江苏文化史论》、蔡葵主编的《楚汉文化概观》、朱存明等著的《淮海文化研究》等。而以海州为主要文化背景的地方文化学者则将其模糊为“东夷文化”，并且认为海州是东夷文化的发源地：如刘兆元主编的《海州民俗志》^②，李洪甫的《太平洋岩画——人类最古老的文化遗迹》、《连云港地方史稿》，李洪甫、武可荣的《海州石刻——将军崖岩画与孔望山摩崖造像》，李洪甫、刘洪石的《连云港山海奇观》，连云港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连云港市文史资料》，苏中保主编的《海州石刻》，彭云的《海州乡谭》，朱炳旭的《明海州史小录》，薛鸿迎、刘洪石的《连云港风物志》，张殿臣、张传藻的《连云港市地理》，吴加庆主编的《东渡徐福》、《古朐风流》，魏琪主编的《连云港特色文化》，徐德济主编的《连云港港史》等。对海州地域文化的归属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呢？综合而言，这与海州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及其文化特征是分不开的，而这也正是本文选题及论述的一个切入点。

本书主要是立足于近些年区域文化的相关研究，选取海州这个较为特殊的地区作为个案，从这一地区历史地理环境及其文化的特殊性入手，在广泛意义上探讨当地历史上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原因。同时，考虑到文学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具有审美形态的文化，是文化诸多因素

① 陈书禄教授将海州文化分为楚汉文化和苏东海洋文化两个部分，并指出苏东海洋文化迥异于楚汉文化的特点——眼界开阔、思维敏捷、富有活力、心理开放。可参见陈书禄《江苏文化概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9页；王长俊《江苏文化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2页。

② 刘兆元认为：“原始自然崇拜时期，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以虎为崇拜的图腾，这就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和《左传》中说的‘虎夷’。约在夏商时代，这支虎族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实力很强，对其周围吴楚齐鲁乃至中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后因参与纣王之子武庚的‘东国五侯叛周’，成为周公东征的主要攻击对象，结果一部分降为周的臣民滞留当地，一部分南逃直至云贵高原。春秋战国时，海州地处吴楚齐鲁之交，一直是各方争夺的焦点，朝吴夕楚又齐鲁之况，屡见不鲜。秦始皇在这里设朐县，并立石为秦之东门。在整个一百六十多年的南北朝期间，是水陆两路南北之间人、物往来的中转站……这种古老的历史渊源和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应地在传统文化上也形成了特殊情形；就中国的风俗而言，这里有它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形象地说，这里是中国（尤其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风眼’，或者说是一个‘漩涡’，它向四面八方辐射和扩散，四面八方又向这里辐凑，在这里沉淀……”见刘兆元《海州民俗志·后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中的主要因素，并且往往在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引领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就不能不以海州地域的宗教活动及宗教故事、民间传说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古籍中相关的地方记载及历史遗迹、考古发掘等角度来选取研究材料。鉴于海州地理位置和交通环境的特殊性，研究过程中又不能不涉及周边与其有历史文化渊源的其他滨海地区。故而本书所论述的海州地域概念，是以今天连云港所辖行政区域为大致范围，兼及周边滨海地区。

海州地域神话传说、原始巫教、民间道教、民俗佛教等盛行，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主要还是受齐方仙道以及早期传入的印度佛教思想影响较多。因此，笔者在总结并强调了海州文化边际性特点的基础上，在民间道教一章中依托现存的道教遗迹，考察燕齐方士鼓吹长生观念的影响下，秦始皇等人在海州地域的求仙活动以及这种长生观念为什么能够在当地长期传播的原因，进而探讨早期太平道在海州曲阳发源并向周围流播的社会因素。而在民俗佛教一章中，因为海州地域保留有我国目前最早的佛教摩崖石刻，因此不得不从早期佛教经由海上途径传入的角度入手。海州地域三面环海，具有优良的海上港口，外来文明很容易传入。但早期传入的佛教在海州地域受到当地早期民间道教的影响，上乘教义教理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是不断被俗化，以迎合当地人民的民俗信仰。此外，由于海州地域民间宗教团体多，信仰不一，对口头传播为主的民间故事颇有影响。因此研究中笔者还选取典型的民间故事类型作为研究对象，阐述这些故事流传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在前几章研究的基础上，自然地就谈到这个地区独特的文化背景对后世文人小说创作的影响，而与海州云台山地区民间传说又有密切关系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和以云台山区自然环境及板浦地区民风民俗为主要背景的仙道小说《镜花缘》即是当地人民受异域文化以及不同的民间信仰影响的社会缩影，体现了滨海区域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

当然，对海州地域文化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尽可能全面而完整地展现其文化原貌，而是更多地注意到这一区域的文化个性特色，表明还有这样一些被忽略了的边际文化区的研究，同样对再现历史的真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将目光更多地凝注到其他各文化交界地区的边际文化中，它们是历史文化长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各区域文

化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些边际文化区域。因为文化是人为的，同时人也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文化的载体，而是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不断地交流、选择、改造着文化。要再现各种文化的原貌，就不能忽视它们的任何一个细节。而海州边际文化的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历史上大部分内陆地区由“经典”文化占据统治地位，而如海州这样一些边际文化区域却是“民间”文化为主导。

第一章

海州地域文化特征及原始宗教信仰

海州地处中国最东部的边远海隅，位于东部沿海连接南北、过渡东西的结合部，隔海与日本、朝鲜相望。历史时期的地壳运动又使得当地山脉绵延，除了著名的云台山、羽山、朐山（又称锦屏山）、孔望山、伊山外，还有青龙山、夹山、刘志洲山、后小山、刘顶山、白虎山等。由于七千年前覆盖在亚洲东北部的冰川融化，海州大部分地区淹没于海水中，云台山也成了海中的“仙山”。距今三千年左右，海平面下降，海岸线由羽山地区移至朐山。魏晋时期，由于全球性的海平面下降和陆地抬升，海州板浦地区出现一块滩涂，后不断扩展，逐渐与伊山相连。直到清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云台山才与大陆连接起来^①。这种地处偏隅的山海相依环境，使得海州地域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个性。

第一节 文化特征

海州地域春秋战国时期曾先后属鲁、齐、吴、越、楚等国，在融合了中国北部、南部、中部以及东部沿海地区文化共性的同时，因为海港的便利交通，来自不同国度的异域文化也对海州地域人们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由于海州地处边远的东部海滨，历史时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较小，因此多一些民间

^① 参见李洪甫、刘洪石《连云港山海奇观》，地质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徐德济主编《连云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的、民俗的一般知识与思想。

一 多元文化交界——边际性特征

海州地域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但总体而言，它处在齐鲁、楚、吴越等几大文化区域的边缘，同时又受海洋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影响，我们不妨将其称为“边际文化”。

边际文化的概念是在“文化的边际”概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晓丽博士提出了“文化的边际”概念，她说：“一种文化除了有它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特质相遇时，或者在拥有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地区内，极易观察到。本尼迪克特用过‘交界处’这个词来表述文化横断面上两种以上文化不协调的突出状态^①，我将之称为‘文化的边际’^②……文化的边际是指在某一地区直接反映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它可以确定性地刻画出‘你文化’与‘我文化’的区别，明确地体现着文化的界线，是对文化的质的描写”，文化的“边缘”与文化的“边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面，一个是线；一个是单一文化的传播区，一个是两种文化的交界。”^③因此，至少存在两种不同文化的相遇或者两种文化并存的地区，才会出现文化的边际，不论这种并存是相容还是冲突。

什么是边际文化呢？笔者以为河北师范大学郭小丽博士分析得非常有道理。她在谈到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区别的时候认为，中国文化是原生文化，俄罗斯文化是边际文化，中国文化是“我—我”

① [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8页。

② 郭伟民提出的“文化区域边缘”概念与王晓丽的“文化的边际”概念很相似，他说楚文化以江汉地区为中心，“而在其中心以外的地区，那种与外文化相邻的地区，都属于广泛意义上的楚文化区域边缘，这种区域边缘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春秋晚期，江苏省境内并非为楚人领有，而已属于楚文化的区域边缘”（参见郭伟民《楚区域边缘文化浅议》，《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俞伟超先生也认为“属于楚国土里的文化并不一定就都属于楚文化，而有的楚疆域外的文化，却可以归入楚文化范畴”（参见俞伟超《关于当前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问题》，《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0—41页）。

③ 王晓丽：《试论边缘文化——现代文化的平面研究》，《世界民族》1997年第4期。